

製作不受歡迎者*

La fabrique des indésirables

阿吉耶 Michel AGIER 著

陳瑞樺 Jui-Hua CHEN 譯

難民營(camps de déplacés)、遷移者臨時營地(campements de migrants)、受審訊者等待區(zones d'attente pour personnes en instance)、過境營區(camps de transit)、行政留置中心或拘留中心(centres de rétention ou de détention administrative)、查驗中心和驅逐中心(centres d'identification et d'expulsion)、邊界過境點(points de passage frontaliers)、尋求庇護者接待中心(centres d'accueil de demandeurs d'asile)、「族群隔離聚居區」(ghettos)、「叢林」(jungles)、熱點¹(hotspots)……自1990年代末期以來，這些字眼佔據了各國的新聞版面。營區不只是數以百萬人的日常生活所在，並且成為「全球化社會」的一種主要構成，一種世界治理的形式：一種管理不受歡迎者的方式。

緊接著冷戰結束而來的國際規制錯亂，政治、生態、經濟的騷動，導致「設置營區」(encampement)這個現象在二十一世紀以可觀的比例增長。「設置營區」這個詞彙可以用來指涉不論哪一層級的權力機構（地方、國家，或國際），在某一方領土之上行使其權力，而將人放置在這種或那種形式的營區中，或是讓人被迫在營區待上一段或長或短的時間。²在

投稿日期：2019年1月3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1月25日。

* 譯註：本文發表於*Le Monde diplomatique*，2017年5月號，「營區世界」(Un monde de camps)專題首篇。「營區世界」專題總標題取自Michel Agier於2014年編輯的同名著作(*La Découverte*)。

1 編註：原文斜體處譯文以粗體表示，下不贅註。

2 參見*Gérer les indésirables. Des camps de réfugiés au gouvernement humanitaire*,

2014年，有六百萬人居住在四百五十座「官方」難民營中。這些人主要是流亡者，例如在泰國的緬甸克倫人(Karens)、在阿爾及利亞的撒哈拉威人(Sahraouis)、近東的巴勒斯坦人等等。這些難民營是由國際機構——像是聯合國難民署(HCR)及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局——或是由國家行政機關所管理，但後一種情況較為少見。這些營區通常都是在緊急狀態中建立起來，其發動者並未設想、更未規劃其存續，但這些營區有些已經存在超過20年（像是在肯亞）、30年（在巴基斯坦、阿爾及利亞、尚比亞、蘇丹），或甚至是60年（在近東）。隨著時日漸久，有些營區變得像是城市周圍的廣闊地帶，人口繁密且眾多。

這個星球在2014年有超過一千座國內流離失所者(déplacés internes)的營地，居住了超過六百萬人，並且有數千座由難民自己建立、倏生倏滅也較不可見的小型臨時營地，這些營地集居了四到五百萬居民，基本上是所謂的「非法」(clandestins)移民。這些有時被當成是「野生野長的」(sauvages)暫時性設置，在世界上到處可見，它們位於城市邊緣或是邊界沿線，在廣袤大地之上，或是在廢墟、間隙、廢棄建築之中。最後，至少有一百萬遷移者經歷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一千座行政留置中心（其中有四百座在歐洲）其中之一。如果將這30年來逃離自己國家的伊拉克人或敘利亞人算進來，今日總共有一千七百萬到兩千萬人是「住營者」(encampées)。

營區在它們的分歧之上呈現出三項共同特徵：治外法權(l'exterritorialité)、例外(l'exception)和排除(l'exclusion)。首先是被區分開來、物理上被劃定的空間，那通常是地圖上沒有被標示出來的外地方(hors-lieux)。肯亞的達達阿布(Dadaab)難民營³，即便人數比所在的加里薩省(le

Flammarion, coll. « Bibliothèque des savoirs », Paris, 2008.

3 譯註：達達阿布難民營位於肯亞東部靠近索馬利亞的邊境地區，營區建於1991年，目的在收容因為索馬利亞內戰而出逃的難民。原本規劃收容九萬人，然而到2011年時，登記的難民人數已膨脹到超過三十八萬人。成為南北跨越五十公里，包含Dagahaley、IFO2、IFO、Hagadera、Kambioos五個據點的龐大難民營，總稱為達達阿布。

2015年4月2日，四名槍手闖入加里薩大學學院(Garissa University College)，造成147人死亡，據報為索馬利亞青年軍所為。2016年5月，肯亞政府宣稱達達阿布

département de Garissa)人口還要多二到三倍，卻沒有顯現在這個省份的地圖上。營區還扮演著一種例外體制：它們凸顯了一種與自身建立其中的國家不一樣的法律。不論這些營區的開放或是封閉程度如何，由此都得以排除、延遲或是懸置所有對於住在裡面的人與一般市民之間政治平等的承認。最後，這種形式的人類聚集發揮了一種社會排除的功能：它提報但又同時隱蔽了一個過剩、多餘的群體。他們與其他人明顯不同並且不被整合，這項事實確認了一種異質性，導致了在法律上和地域上的雙重隔離。

如果說每種形態的營區都迎接了一種特別的人口，例如在行政留置中心裡沒有居留證的遷移者、人道機構中的難民等等，那麼事實上我們在這些機構中會重見差不多同樣一批人，他們來自非洲、亞洲或是近東。機構用來識別身分的類別就像是暫時被戴在臉孔上的官定面具。

從而，要是一位賴比瑞亞的**國內流離失所者**，於2002-2003年間（也就是內戰最猛烈的年代）身在蒙羅維亞(Morovia)周邊營區，隔年越過北部邊境，在幾內亞森林地帶的聯合國難民署營區登記，那麼他的身分就會變成難民。接著如果這個人在2006年離開難民營去幾內亞首都康納克利(Conakry)找工作，他將會在「賴比瑞亞區」找到許多生活在此地的同胞。從那裡，他或許會試著經由海路或是跨越撒哈拉的陸路前往歐洲；如果這個人抵達法國，他將會被安排到包含所有港口和機場在內的數百個受審訊者等待區(zones d'attente pour personnes en instance, ZAPI)其中之一。在被登記為**尋求庇護者**(demandeur d'asile)之前，他將被官方當成是**留置者**(maintenu)，但尋求庇護的請求很有可能會被**駁回**。他將被扣留在行政留置中心(center de rétention administrative, CRA)，等待驅逐出境的必要步驟完成。如果在法律上他並非可被驅逐者，那麼他將「獲得自由」，然後在加

難民營已被索馬利亞青年軍滲透，將於11月拆除。到了11月，肯亞政府宣布難民營關閉時間推遲六個月。2017年2月，肯亞法院裁定關閉達達阿布難民營的決定違反憲法和國際公約，難民營應該繼續維持。參見：

Azad Essa. 2011/07/11. "Dadaab, the world's biggest refugee camp," Al Jazeera.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2011/07/201171182844876473.html> (2017/07/24瀏覽)。

萊(Calais)或是羅馬郊區的臨時營地或是非洲移民的棚戶(squat)中與非法移民(migrant clandestin)再次相遇。

難民營和臨時營地並非侷限在南方國家遙遠地帶的現實，也不屬於過往。事實上從2015年近東的遷移者到來開始，就有一種新的營區設置邏輯在歐洲浮現。在義大利與希臘、在馬其頓和塞爾維亞的邊境，或是在匈牙利和奧地利的邊境，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外籍人士接待中心、登記中心及分類篩選中心。這些中心具有行政的或是警察的性質，可以是由國家權力、歐盟或是私人部門所掌握。不論是設置在改變用途的倉庫、轉換用途的軍營，或是堆放貨櫃的模糊地帶，這些機構都很快就塞滿了。於是在它們四周就會出現由非政府組織、居民或是遷移者自己所開設，被界定為「非正規的」或是「地下的」臨時營地。這就是2015年10月在萊斯沃斯島(Lesbos)⁴的莫利亞(Moria)營區所發生的事，這個營區是布魯塞爾當局在申根空間的範圍內所建立的第一個**熱點**（歐盟管控中心），其任務是標識移民並擷取他們的數位指紋。這些臨時設施一般可容納幾十人，但也可能達到可觀的尺度，甚至像是巨大的貧民窟。

在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port du Pirée)旁，有個由帳棚所形成的臨時營地，住了四千到五千人，並且有將近一萬兩千人駐留在希臘和馬其頓邊境的伊多梅尼(Idomeni)的廣大等待區中。⁵同樣地，最近幾年在法國開設了許

4 譯註：萊斯沃斯島位於愛琴海東北端，為希臘的領土，但在地理上靠近土耳其海岸，人口約八萬六千人，原本是個觀光旅遊小島。但在2015年，大量來自中東、非洲和亞洲的難民從土耳其搭乘小船渡海到希臘所屬島嶼，其中萊斯沃斯島是難民進入歐盟的主要通道之一，到十月底時，島上難民人數已經超過三十萬。2016年3月，歐盟與土耳其簽約，由土耳其政府阻斷難民進入歐洲的「巴爾幹之路」(Balkan route)。此後渡海而來的難民潮隨之消退，但直到2017年初，島上的莫利亞難民營仍有將近五千人居住其中。參見：

Megan Specia. 2015/10/30. "Refugee crisis turn into 'day of death' on Greek island of Lesbos," http://mashable.com/2015/10/29/lesbos/#xkX0SQq_0PqH (2017 / 07 / 24瀏覽)。

Boryana Katsarova. 2017/04/08. "Lesbos: The refugee crisis in 2015; the island today," Al Jazeera.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inpictures/2017/04/lesbos-refugee-crisis-2015-island-today-170403122959442.html> (2017 / 07 / 24瀏覽)。

5 對於歐洲營區更廣泛的敘述，參見Migreurop, *Atlas des migrants en Europe*.

多庇護申請者歡迎中心(CADA)以及緊急收容中心。它們同樣長期遭遇空間短缺之苦，並且有大量的非正規設置在它們旁邊出現。2016年秋天在夏佩爾門(la porte de la Chapelle)被巴黎市政府的開放式機構所排拒的遷移者，被迫睡在搭設於人行道上或地面捷運站的帳棚中。

這個由營區構成的景觀未來會是如何？今後會存在三條路。一條是消失，就如同2009年希臘的帕特雷(Patras)或是2016年法國的加萊移民臨時營地被摧毀，或是在巴黎或是里昂周圍所謂「羅姆人」臨時營地重複地被消滅。若是存在已久的難民營，其截然純然地消失必然會變成一個問題。尚比亞(Zambia)瑪赫巴(Maheba)的案例足以為證。這個營區於1971年啓用，應該在2002年就要關閉。但在當時，營裡住了58,000人，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的安哥拉難民。另一條路是轉型，隨著年月日久，它可以達到承認以及某種「城市權」，如同近東巴勒斯坦營區所顯示的那樣，或是逐漸整合，如同蘇丹南部在喀土穆(Khartoum)周遭的流離失所者營區。最後一條路，也是今日最普遍的一條，就是等待。

然而，其他的場景是可能的。歐洲和世界的營區化(encampement)並不是宿命。當然，難民的湧現，特別是敘利亞難民，自2014和2015年開始大增；但這是可預見的：近東衝突的持續惡化、先前歷年的移民增長、「國際社群」重建和平失敗的全球情勢等，這些事情都已對此做出宣告。此外，聯合國機構和人道組織也預測了難民湧現，它們自2012年起就要求各國動員起來，在和緩適當的情況下接待新的流離失所者，但卻徒勞無功。

難民大量且突如其來，使得許多沒有準備好的政府陷入恐慌。對此感到憂慮的政府將這項擔憂傳遞給它們的公民。將人類災難工具化，讓強力介入獲得正當性，如此，藉由對遷移者的驅逐或是監禁，上演一場國家領土的保衛戰。從許多方面來看，加萊「叢林」在2016年10月拆除，以及歐

Géographie critique des politiques migratoires, Armand Colin, Paris, 2012, 以及 *Babels, De lesbos à Calais. Comment l'Europe fabrique des camps*, Le Passager clandestin, coll. « Bibliothèques des frontières », Neuvy-en-Champagne, 即將於本月（譯按：2017年5月）出版。

盟與土耳其⁶於2016年3月對於在各國邊界豎立圍牆這件事達成協議，⁷這兩件事具有同樣的象徵性功能：它們必須證明國家會回應對於安全的迫切需要，隔離不受歡迎的外國人以保護「脆弱的」國族。

2016年抵達歐洲的移民終於比2015年少了三倍。其代價是，在地中海和巴爾幹半島有超過六千名的死者，⁸移民問題的外部化（朝向土耳其或朝向北非國家），以及歐洲大陸的營區化。

6 見Hans Kundnani et Astrid Ziebarth, « Entre l'Allemagne et la Turquie, l'enjeu des réfugiés »,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vier 2017.

7 參見Wendy Brown, *Murs. Les murs de séparation et le déclin de la souveraineté étatique*, Les Prairies ordinaires, Paris, 2009

8 參見Babels, *La Mort aux frontières de l'Europe. Retrouver, identifier, commémorer*, Le Passager clandestin, coll. « Bibliothèque des frontières », 2017.